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宋

歐陽修

字永叔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

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葬古之龍岡惟葬母一至其地中歲居顏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間自號六一居士公作文多在三上盞馬上枕上廁上也

歐陽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歐

與一官妓荏苒一日維演宴後園客集而歐與
妓移時方至因妓中暑往涼堂睡着覺失金釵
故也錢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卽
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
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
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
倚有墜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
公庫償釵

時謝希深梅聖俞與歐公並在維演
幕下一日遊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

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四望忽于烟霧中有
車馬渡伊水來旣至則維演道厨傳歌妓至傳
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
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慶曆間歐陽公謫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瑯
琊幽谷令幕官謝希深絳雜植花卉其間謝以
狀問名品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
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
一開未幾徙揚州別滁詩曰花光濃郁柳輕明酌
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

離聲

歐陽公守維揚日於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

頗得遊觀之勝劉原父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

餞之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

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

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後東坡亦

守是邦登平山堂有感而賦西江月一闕云三

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

壁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歐陽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荇千朶挿盡盆中
圍繞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
酒故荅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
守舊多情。盛盆圍處荇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發紅蓮
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
得西湖十頃秋。

歐陽公有浣溪紗春遊詞曰湖上朱橋響畫輪。溶

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當路遊絲
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又
有蝶戀花春暮詞曰。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
烟。簾幕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
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
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後李易
安酷愛此詞。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

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
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
或問之荅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公嘗有小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
輕那忍折驚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
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
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後有謗歐公盜甥者表云
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女此時年方

七歲錢穆父素恨公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
簸錢時也及知貢舉時落第舉人復作醉蓬萊
詞以譏之

崇徽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冊立之以嫁吐蕃
者歐陽公題公主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
况悲笳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
誰留玉顏卽昔爲身累肉食何曾預國謀行路
至今空嘆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至和嘉祐間舉子文尚奇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
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
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無譁戰
士銜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
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
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幾輩皆不預選士
論洵洵闕然以爲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詳考校

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如蚕蟻因造爲醜語
自是禮闈不敢作詩者幾三十年

時劉幾好撰怪驗之語歐公深惡之會知貢舉決
意痛懲有一舉人曰天地虬萬物茁聖人發修
曰此必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因以硃
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果幾
也被黜之士候修早朝聚譟馬前王爲祭文投
修家後三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修曰除

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是時
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
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修大稱賞擢第一及
唱名乃劉輝卽幾易名也修愕然久之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覺一朱衣入
若點頭則其文入格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無
所見因語同列爲之三歎嘗有句云惟願朱衣
一點頭

初歐公在洛陽與梅聖俞同遊嵩山望四峯巨厓
之上有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洎告
老歸穎思前四字作一絕云四字丹書萬仞厓
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
待我來後數月薨

鄭懈

字毅夫神文愼于選士皇祐五年廷試

名得懈故鄭謝及第啓云何以副上心忠
孝之求是也卒之日家貧子弱藁殯僧舍
者十餘年及滕甫

守安州乃克葬

鄭毅夫少年自負監中送以第五意甚不平其謝
主司啓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
第五

鄭獬微時夢至一處有小池方濶數尺甃以明玉
獬以水浴身視其臂生白鱗視水中影頭已角
出有吏云此玉龍池也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
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鄭毅夫爲翰林學士草富鄭公拜相制毅夫自負

其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
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
許虞部女好學能詩爲方勉妻夜與勉看晁錯傳
作詩云匣劍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後
勉與友人飲于市犯夜禁時鄭毅夫作尹囚之
許氏投詩云明時樂事娛詩酒帝里風光剩占
春况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青旂自招人早知玉
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吟義節

不教孤客作囚身。遂釋之。

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王介甫見之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堪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耳。介甫又笑曰自首減等。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有詩曰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印合鑄西施。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人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滕元發

初名甫字元發避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通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客時范尹

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畧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

遠巡而入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

申理其破題云僧唯不淨狗也宜偷轂藍宮之
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
索絢牽去難回顧免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

遂乃設於空喉

器取狗

卽日傳播諸郡

紹興初臨安學掾彼

盜邏者夜搜溝中所盜金在焉時府學黃生立
于傍遂錄送府強公嚴時爲錄事叅軍引滕公
作賦故事乞俾之試府主張公澄許之以取傷
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爲之其一聯
云門人竊履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
始見直生之墨張公見之喜遂置不問

滕元發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

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
初甫與楊繪鄭獬同試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
約若其不然寧罰及獬首選楊次之滕第三鄭
戲責所約甫答曰一人解一人會予安得不第
三乎

司馬溫公章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
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陛旣歸廣淵就元發問
早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

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滕元發受知神宗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
後又中飛語謫知筠州陳表自辯神宗乃以公
知湖州湖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
郎與公婿何洵直邦彥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
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
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卽倅湖
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閭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

馮京

字當世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題其所誦書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

府事馮京式既退十一年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果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時張堯佐欲妻以女不肯就富弼以女妻之再娶則晏殊女也當時有曰兩娶相家之女三魁天下之儒膏患傷寒死已而堯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

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遠歸因作
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誌中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
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
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
但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
詩云韓信栖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
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馮當世又嘗薄遊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

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

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祖龍園無擇晚娶徐氏有

姿色議親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時馮當世與同舍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王俊民

王俊民登第二親無恙韓魏公贈詩曰青雲一第人皆有白髮雙親世所無陳林亦贈詩曰一舉

登科卽雙親未老時錦衣歸故里端的是男兒
時又有兄弟同榜者有客贈詩曰綠
衣膝下成行舞丹桂庭前並戟生

李渤

字子文
樂昌人

李渤世業儒有聲嶺表登嘉祐進士郡人尊之號
爲李夫子嘗試南昌作聞伯夷之風頑夫廉賦
中魁時人膾炙稱爲李伯夷有詩云嶺表嘗聞
夫子號江西曾振伯夷風

褚歸

褚歸應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其破題云
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
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確

對油筒宜見黜落何愠之有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

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
馮常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

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
遂目馮沈爲有貌大臣

黃裳

字冕仲酷嗜燒煉晚年疾篤諭諸子曰

我火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
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
指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劍
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占成四
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
卧龍踪跡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爲天
下第一

焦蹈

元豐八年貢院夜四鼓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皆
焚歿其後別試焦蹈爲魁諺云不因南省火安

得狀元焦

吳儔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
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
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
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意沒
頭無巴鼻皆當時俗語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
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
意頭求富貴沒
些巴鼻使姦邪

卷四十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宋

梅堯臣

字聖俞詢從子歐陽公與為詩友嘗謂作詩貴能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

不盡之意於言外歐深服之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
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
十歲讀此方悟之

晏同叔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同叔置酒頽
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
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亥字詩耳聖俞旣引
舟遂作五亥詩寄之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
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瞑色
亦稍逸豈必在秉燭此景亦可愛

宣城守呂士龍欲杖營妓并麗華呂眷一客娼并
短肥梅聖俞戲作小調解之云莫打鴨打鴨驚

鴛鴦鴛鴦新自南洲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
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
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婆餅
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
化石可柰何遂作微禽啼不息提葫蘆沽美
酒風為賓樹為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爾今朝
千萬壽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天蜀

天弓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空啼向高樹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賤晚年受
敕修唐書語其妻刀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
入布袋矣刀應聲曰君于仕宦不可謂鮎魚上
竹竿耶聞者無不絕倒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景貴不數魚鰕劉元
甫戲云鄭都官鷓鴣詩人謂鄭鷓鴣聖俞河豚

詩當謂梅河豚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

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未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陵集而後人亦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戲遂成語

蘇子瞻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

其上織成文有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乃梅聖俞春雪詩也子瞻以遺歐陽公公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遂以此布更為

琴囊云

蘇舜欽

字子美與梅聖俞齊名而二家詩體特異性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

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書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著

京師市語

號為錐宋以其穎利而么麼也因贈詩曰

辟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
有毛遂塚梅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蘇子美坐監進奏院市故紙會客削籍為民徙居
蘇州學之南有水數頃傍有小山高下相望蓋
錢氏時廣陵王所作子美以四十千得之為居
傍水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題水調歌頭於亭
上曰瀟灑大湖岸淡蕩洞庭山魚龍隱處烟霧
深鎖渺瀰間方念陶朱張翰忽有扁州急漿檝

浪載鱸還落日暴風雨歸路遠汀灣 丈夫志
當景盛耻踈閑壯年何事憔悴華髮改朱顏擬
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刺棹
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博州崔存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水濱存願聞名號
東坐曰豈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者卽蘇舜
欽子美也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甚
哉二三子之妄也夫純陽卽仙純陰卽鬼升於

天為仙沉於幽為鬼處於中為人既為仙又為
鬼乎存願得一語以赦塵骸曼卿作詩曰牛尾
麟角成真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
道神仙言語不關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
春駐玉壺寄語世人無妄語高真幽鬼適殊途
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悟真風正年
少常令丹海飛日鳥又使玉液朝元腦崑臺氣
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

跨着清風下蓬島須更有翠鳥飛下啣書置二
子前子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

劉敞

字原父號公是先生弟敞字貢父號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
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
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
為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
故拱辰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

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學
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字
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母得再誤明
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
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
來遲歐公亦為之噱然

按薛簡肅公五女長適
張奇次喬易從次王拱

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公墓文甚明而
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而為簡肅公贅未確

劉貢父性滑稽與王夷和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

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

只有艾氣

周昌韓非楊雄
鄧艾皆口吃者

王彥和汾與劉貢父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
須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劉
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劉又嘗戲王覲云公
何故見賣王荅曰賣公直甚分文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
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隣
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戲云諸公

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兵米同音

劉貢父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
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
也時馬默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致在文館
貢父歎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

王中父

介

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牽人卷子用

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
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
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
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獨舟伎心不
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
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
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沈存中適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
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澡盆浴可少待也
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故
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盛括適聞之亦大笑

劉貢父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劉屢謔之荊公
每為絕倒荊公嘗改杜詩天開象緯逼為天開
象緯逼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介甫曰
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
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
薑食所以愚之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為戲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如伊其相譴贈
之以芍藥謂此為淫佚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
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

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有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劉貢父在生中曰：此甚不難自其旁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一說貢父謂此事楊蟠無齒。介甫思其說而不得，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

一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
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王荊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卽
曰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劉貢父與荊公論新法不便出通判泰州題館中
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并槐明日
扁舟滄海去却後雲氣望蓬萊荊公見而諷詠
之仍書於扇

劉貢父通判泰州東坡送以詩曰君不見阮嗣宗

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醕
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
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蓊絲未老
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
開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
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
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

父大笑久之折簡召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
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見案上所設
惟蘆菹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戲也後
數日坡復召貢父食毳飯貢父意必有毛物相
苦迨往談論至日晏並不設食貢父餒甚索飯
再三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毳而
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
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毛去聲俗
呼無曰毛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
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
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
日月也二公大笑

劉貢父觴容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菓一藥
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荅曰柰這事須當歸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
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

貢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

呂望之

嘉問

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希勅其違法荆

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

劉貢父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
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
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
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

蝗虫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王介甫嘗戲拆劉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
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真是妬下交配
真如上頭誤當字介甫大慙而心脚之元豐末
貢父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
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
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
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

荆贅壻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
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
以自解云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
言一日與東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
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
梁坐中大噓貢父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子瞻又嘗
謂貢父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頗仲
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子路心機躍而升木

顏淵儒緩頰無所之就市中別人所經僅避之
所謂石童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
以故名遂共謂避
孔塔坐者絕倒

孫洙

字巨源嘗注杜詩注中稱洙曰者是也與孫覺同為館職覺字華老

孫巨源在翰林日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
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之得
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飲不肯去而迫
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遂草三制罷復作菩薩
蠻詞以記別恨遲明遣示李其辭曰樓頭尚有

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孫莘老巨源復來乞乃知莘老誤留也以皆姓孫又同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也劉曰既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

源為小翦孫學士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
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
目為孔子家小二即元祐中二人俱為侍郎二
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韓縝

字玉汝億之子兄弟八人綱綜絳繹維
縝緯緬世謂桐樹韓家縝初請字於歐

公公字之曰玉女縝以為悔已不悅蓋
公從毛詩王欲玉女元無水漏餉也

韓王汝治泰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王
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王汝當以
何對孫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元豐初契丹來議地界韓王汝承旨出分畫王汝
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
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人為掖家
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
發也劉貢父王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之以戲示

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楊蟠

號浩然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挂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沈注贈一闕有曰竹閣雲深巢虛人閒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

聞雙笛入谷其清逸

賈收

字耘老

賈耘老有水閣在茗溪上景物清曠沈會宗為賦
天仙子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
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
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
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
自在其後水閣易主遺址與沈存中水閣相近

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存中嘗作絕句
云三間水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
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續溪翁

錢塘吳山有美堂朝士大夫留題甚衆賈耘老詩
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
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
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踈拙意畧無蹤迹
到波瀾後東坡倅杭命筆吏盡錄詩不著姓名

默定高下以耘老詩為冠因此與耘老從游

劉槩

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好游山常獨挈飯一甕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

石之下或累日乃返

劉孟節舉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治原山富鄭公鎮青甚禮重之治原歐冶子鑄劍地也山奇水清氣象幽絕富公為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與僧舍之西軒徃徃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詩

曰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山忽
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悞人四十年
幾回醉把欄干拍

陳烈

福州人與陳襄周希孟
鄭穆稱海濱四先生

陳烈少與蔡襄同硯席襄出鎮福唐烈造訪聞其
政頗嚴刻乃維舟津亭而不入謂留詩亭上曰
溪山龍虎蟠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
衾寒風雨生殘木蛟螭喜怒瀾殷動祝舟子移

棹過前灘亭吏錄以呈蔡蔡曰陳君教我矣亟令追之已不及自此少尚寬云

蔡君謨守福唐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李觀

字泰伯盱江人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

筆而出後檢視之果然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
聞有饋李酒者欲以計求之因投所業詩數篇
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捐階事可咍孟
軻深信不知非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第
殺之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
聞有饋李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投之李
讀畢謂曰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
遽盡句餘殊索寞公之論固佳此酒不可復得

也士人觖望逡巡而退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
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
于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
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
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牖送潮歸晴來海色依
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
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

輒選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
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
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
也

李泰伯和陳殿撰詩有句云濟鄉貧更入詩債病
猶還當時喜傳誦之

張景

公安人與
修沈迺善

張景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九
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
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羹鱉裙
羹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九終